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 第二回 眾朝臣無意興師 逞奸雄全無法紀

說出良謀妙計，果然名利雙收。金銀滿載又何求，麟閣標名足夠。此去山遙路遠，何妨當作閒遊。由他告急莫擔憂，且自按程行走。

話說趙文華見了嚴嵩，說了一番膽怯的話頭，嚴嵩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就這等著急，你且聽我道來。」便將前日皇上怎樣動怒，自己怎樣沒趣，眾人怎樣不敢領兵的話頭，一一的對他說知。又道：「老夫之保舉於你，老夫自有一個計較在內，豈肯送你死路。你怎麼這等的不明白麼？」

文華見說，方將心上一塊石頭放下，定了神坐下，請問計較。嚴嵩道：「我想島兵之來，無非為著金銀財寶，子女玉帛而已，其餘諒他也不敢妄想。前日承你送我十萬兩銀子，我也不要，你仍拿去，再一路下去，你只揀州縣多的所在經過，設法問他要些銀子，不怕不弄他幾百萬兩。到得江南地方，然後差精細能乾、口舌伶俐的人到島營中去一番說辭，拼得送他百十萬銀子，與他講和，叫他速即退兵，料他們必然應允。那時你可奏上一本，說島兵已被殺退，皇上跟前我再與你周旋，說上幾句好話兒，怕不加官進爵麼？這個計較你道好不好？」文華聽說，頓覺如夢初醒，連稱贊道：「好計好計，果然不差。孩兒照此而行，明日見駕之後，即行起程便了。」說罷均各歡喜，即留文華在相府用晚飯。

不一時擺上酒肴，都是山珍海味，民間辦不來的東西。文華因在這裡，便也絕不作客，即同著嚴嵩與眾師爺挨次坐下，開懷暢飲。內中有一個師爺，是嚴嵩最合意的，姓吳，單名一個圖字，外號天良，開言道：「我到不曉得趙大人的膽子如此的小。方才看他初來的時候那般形景，竟像個萬分著急不願前往的樣兒。此刻聽了太師的妙計，又這般的快樂，卻是為何？」文華笑道：「前兒是不曉得細底，故不得不著急。今兒聽了恩父的一席說話，如開茅塞，怎教我不快樂呢？」說罷均各大笑。

文華因明日即要起行，不敢多擔擱時候，隨即一同吃飯，吃畢之後即辭了嚴嵩並眾師爺，出得相府上轎，回轉自己府第。家人們接著，均各上前請安，叩見主人。

文華見押行李銀兩的家人，亦已回來，問了備細，知道行李已送進上房，銀子亦交入帳房內去了。文華也不再問，隨即向上房走進。

剛走至內宅門口，只見他夫人帶著眾姬妾們迎接出來。文華大喜，即與夫人攜手同進內堂，夫婦敘禮畢，眾姬妾們亦各向前叩見。夫人即問一路跋涉辛苦的事情，文華笑道：「也沒甚辛苦，這個優差原是難得的，不到一月的工夫就得了許多的銀兩，你道快活不快活？目下又蒙嚴太師保舉，領兵往江南退敵，一路又可尋他百十萬銀兩。」夫人究係女流之輩，聽得此亦喜之不盡，忙問道：「妾身前日聽見相公要奉旨往江南平賊，妾身吃驚不小。怎麼倒能得許多銀子？妾身委實不解，請道其詳。」文華見說笑，嘻嘻將嚴嵩所說的話一一說與夫人知道。夫人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夫妻正在閒談，忽見總管進來稟道：「太師爺那裡差人送十萬銀子到來，特來稟知並請示下。」

文華聽得，就知道方才嚴嵩說是仍舊還他的，即忙吩咐總管收下歸入賬房，他也不並將此款銀兩帶去，落得自己受用，即將嚴嵩那裡送銀來的那人開發去了。因自己出門許久，與眾姬妾疏闊的狠，便與眾姬妾們說說笑笑，摩乳接吻，醜態盡露。夫人見了有些不好意思，便也進房安睡。文華見夫人已去，時候又不早了，即忙揀一個平日最愛的姬妾名叫素芳的，拉著手兒到他房內去。眾姬妾見了，知道今夜大家無分的了，遂亦一齊散去，各歸自己房內，悶昏昏地睡下。

且說文華進房之後，見素芳卸去大衣，露出一身極俏的衣服，越顯得粉妝玉琢，不覺極態橫生，便也不顧死活，將素芳抱上牀去，寬衣解帶，敘了些久闊的事情。

正是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怕更長。方才朦朧睡去，忽聽得金雞已唱，只得起來。梳洗畢，早有那伺候的丫環，送上一杯參湯。文華也就吃了，又吃了些食物，以防上朝饑餓。丫環又將朝服並靴帽拿來。文華隨即穿帶舒齊，出得房門，丫環掌燈，照至中堂，已有那家人們在那裡伺候，一齊簇擁著文華出了府第。到朝房內稍候片刻，早見九卿科道尚書侍郎等陸續到來，俱各相見問候畢，不一時，嚴嵩亦到。文華連忙上前見了。嚴嵩低低吩咐道：「少時見了聖上，總要氣概昂昂，不可露出膽怯的馬腳來。」文華答應過後，還說些沒要緊的話兒，以掩眾人耳目。更有那一班文武官兒，上前與他道賀，文華略為謙遜。

正在彼此談講的時候，忽聽得景陽鐘響，龍鳳鼓敲，淨鞭三下響，天子坐龍庭。文華因是初回，未敢擅進，只得稍候。文武各官連忙整頓衣冠，文東武西，進去朝見畢，嚴嵩即出班奏道：「今有兵部尚書趙文華從山東查辦事件回來，不蒙諭旨，不敢擅入，現在朝門外候旨，伏乞萬歲降旨宣進。」

嘉靖皇帝聽說趙文華已回，龍心大悅，即忙降旨，著傳宣官將趙文華宣進。文華即隨了傳宣官走進朝門，伏在塵埃奏道：「微臣趙文華，前蒙恩旨，著往山東查辦事件，所有一切案情，業已奉表，上奏天聽。在途又奉恩命，著即領兵前往江南平寇，臣故倍道回京，特來見駕。願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。」天子一見大喜，隨即降旨道：「賜卿平身。」

文華謝恩起來，天子因島寇緊急，也不暇問別的事情，即開金口道：「目下島寇無理騷擾江南，蘇常危在旦夕，朝中並無能員前往援救。前太師保薦賢卿有文武全才，可當此任，故特升卿為兵部尚書，速帶河南山東兩省人馬前往，務將島寇殺得片甲不回，方稱朕意，倘能得勝回朝，朕自當論功升賞。」文華奏道：「臣智識庸愚，深恐有負委任，然既蒙萬歲龍恩，敢不仰體天心，鞠躬盡瘁，誓掃島賊以救萬民於水火之中耶？臣即於今日辭駕前往，萬望龍心弗慮！」奏罷即辭駕出朝。天子寵眷異常，又降旨：「著王公大臣九卿科道，代朕餞送，以壯趙卿行色。」各官奉旨出朝，天子駕退回宮。

文華已於昨晚吩咐家丁，將行裝一切齊備，故今日俱已伺候在彼。文華在朝門處等了嚴嵩，一同到他相府。嚴嵩一再叮囑，不免又有一番說話，即命擺酒與文華餞行。三巡之後，文華隨即起身辭過嚴嵩，又與他兒子嚴世蕃敘別。嚴嵩著世蕃相送出城，文華因欲回家一走，約世蕃在城外相等，兩人暫且分別。文華回到自己府第，將家人們喚來吩咐一番，又與夫人敘別。夫人也不免擺酒餞行。

話休絮煩，再說文華見諸事已妥，即著家人數十名，先將箱籠什物前途相等，自己也帶領心腹家人數十名，騎著馬出到城外，早見無數官員在那裡擺著許多餞行筵席。文華隨即下馬，上前相見，略略領些情，獨與世蕃講了一番說話，即便上馬望蘆溝橋而去。這裡各官也自回進城內。文華將馬加上一鞭，趕至前途，與家人們聚會一處，一路只揀州縣多的所在經過。一天不過行十里或八里，即便歇了。地方官沿途端正行轅，止少也得備十餘處地方，方夠他們主僕住下。起初因離京尚近，恐被御史們知道了，或者要參奏於他，故不敢十分放肆，凡事還肯將就。後來漸漸行的離京遠了，便作起威福，使出平日的手段來了。

當時又先行一道火牌，差人到河南山東，命他兩處人馬先聚集在王家營屯紮，候本部院到時再行定奪，自己卻慢慢地行去。又暗暗地叮囑家人們一番，叫他們使些威勢，凡有地方官前來迎接的，不可驟然與他傳見，先要叫他備辦上好的公館數處，內中均要擺設古董玩器，不好的要命他們換來。待地方官明白了我的緣故，然後與他罷休。

哪知道這班豪奴，平日間專靠主人的勢頭，在外欺侮人的，今又見主人這般吩咐，猶如奉了聖旨一般，自然更加如狼似虎的厲害了。凡是趙文華自己的行轅，均用五色綾緞紮出異樣的花色，內中擺設著無數的古董玩器。師爺及家丁們住的，也要差不多兒，就是馬棚，亦要大加粉飾。

大家都知道他是嚴嵩的乾兒子，誰敢道他一個不是？有些知道他脾氣的官兒，送若干銀兩與他，再將若干送與他的家人。照地方大小，缺分優劣，饋送差不多兒也就將就過去，若數目不到了，便要爭多嫌少，將那參革發遣的話，真流地說出，講論的如做買

賣一般。銀錢使用到了，便將沒油燒的豆腐、白水煮的蔬菜送了進去，他們還要著實贊美，說從來沒吃著這般清淡有味的，再要請那官兒進去賜坐賜茶，竭口地稱揚一番，許他得勝回來一定的保舉他們。

地方官知道了這個消息，哪個不要省事，樂得能夠僥倖，等他得勝回來得個保舉？就是最不堪的縣分，也要想個法子出來挪移借貸，先送些門包與他家人們，托他們在大人跟前設法周旋，然後再送他幾千兩銀子，他就罷了。故文華一路而來，已得了七八十萬銀兩。雖說是地方官送他的，其實無不民脂民膏，不要說別的，就是幾天的支應，那州縣如何經當得起？他只曉得弄銀錢愈多愈好，不知王家營駐紮的兩省人馬在那裡專等他去，日費無數錢糧，他也不管，一日一日地擔擱下去，直走了三四個月的工夫，方到了王家營地方。

離有三十里光景，早聽得鼓角喧天、炮聲不絕，一路大旗幡招展，繡帶飄搖，早有本營的將弁帶領著五營四哨的軍士，跪在道旁前來迎接，呈上手本。家人們接過，送與文華觀看，文華也不細閱，叫家丁說了一聲：「起去！」隨即昂然進營。

走入中軍帳歇息一會，然後傳令出去升帳坐下，那五營四哨偏裨雜職等大小將官，俱在轅門口伺候。聽得大帳上聚將鼓敲，連忙整肅甲冑搶步上前，呈上花名冊簿道：「帥爺在上，末將等參見！小將等參見！」文華細細一看，均各盔甲鮮明十分雄壯，心中暗喜，將就取過花名冊來，略略一點，忙說道：「眾位將軍少禮，請過兩旁。」眾將官答應一聲，望兩邊左右分開，專聽將令。文華便問道：「你們可曾探聽過賊之聲勢如何，現在究向哪裡騷擾，蘇常之圍曾解否？」只見左邊閃出一將，生得鬚頭鼠目，身材短小，滿面的奸滑，原來此人姓柏名喚自成，雖是行伍出身，卻為人極其奸險，善伺人意，專會趨奉上司，故目下已做到守備之職。當時上前稟道：「島寇雖在蘇常騷擾，卻不能將城池占去。本營已連發探子前往探聽，聞說江南總督陸鳳儀已與他們戰過幾次，不分勝敗。但是島寇專用船只，帥爺若到那裡，須要多用水師戰船，水陸會合進兵，然後用計將他們驅出海口，再發兵將於沿海各口防禦，使他們不能夠再進內地。不知帥爺意下如何？」

文華聽了，暗暗合了他的心意，便滿面笑容道：「將軍此言，正合本帥之意。就照這樣行去便了。」說畢，即取令箭一枝，又將火牌，一面差官至鄰近各省分調水師五萬名，大小堅固戰船五百號，速速到運河渡口待本帥閱看；一面又發文書至各省，叫他速選上好戰馬一萬匹，送至本營聽用。這兩件事傳將開去不打緊，那各省的官員又要受他的累了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文華當下退進後帳，細思方才這個守備所說的話兒，頗為合意。看他甚是靈警，且慢慢地與他些甜頭，把他收為心腹，將後來自有用他之處。自此以後遂將柏自成另眼相看，隔了幾日就把他升為中軍。柏自成亦非常感激，把平日諂媚的手段一齊放出來，趨奉得個文華萬分歡喜，只恨相見之晚，不論什麼事情，也不瞞他，都要與他商議。因此文華腹中的念頭，都被他曉得的了，這是後話，暫且丟過不提。

再說文華在王家營又耽擱了兩月的工夫，軍務事情一概不理。各營的軍士見了元帥是這般的樣兒，諒來軍規是不嚴的了，也就三五成群的至鄰近村落中，去搶掠東西，姦淫婦女。那村上有些有錢的人家看見這些軍士，猶如強盜一般，連忙舉家搬往他處暫避。最可憐的是一種不能搬動的人家，只得聽天由命，任憑他們攪擾。有的恨極了，聚集了二三十人執了香來至元帥大營，一齊跪在轅門之內控告。傳事官進去稟了，文華不覺大怒。

不知文華怒的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